

里；風息浪平，灣內又恢復了寧靜。下午三時，我們起了錨，繼續那一段未走完的航程。海與天是茫茫的展在眼前，返顧奄美大島，離我們漸沉漸低，愈走愈遠的時候，我不覺湧起了對它一種崇敬的意念：因為它那穩重的體軀，不曲不移的抗拒了強暴的風

## 旅臺瑣記

(四)

張坦

雨。寬洪的度量，容納了我們的船與貨。更拯救了我們五十餘名船員和旅客的性命。我們在分別的今朝，總得有點兒表示！偶抬頭，那位女傳教士却正是靜靜地站在甲板上，面對叢山群島，合目凝神地在做禱告哩。

一九五五、三、於高雄

(在高雄書所見)

高雄港務局招待所，原係日據時代之建築物，峙立於海濱之高石磯上，面對旗山，環繞清幽，風景絕佳，凡來高旅行之人士，多喜下榻該所，筆者數度居此，每當朝暮，憑欄遠眺，但見：碧波盪漾，烟霧微籠，輕舟巨舶，絡繹不絕，成群海鳥，上下翱翔，真如一幅天然美麗畫圖，斯時頓覺俗慮盡消，飄飄乎有出塵

之想！

所之後樓，懸有屏條四幅，乃于院長手書七言律詩一首：「霸業東方何處尋？癡兒失算復南侵，天留吾輩開新運，人說中原有好音，撥亂非爲一代計，哦詩爭起萬龍吟，旗山當面莊嚴甚，無限光明照古今。」並題跋云：「高雄港口招待所與旗山相對，日本海軍南進時會議之處也，余寓居三日，感賦此詩，于右任，三十九年六月，」筆者思此詩外，間

尙鮮覩及，故特彙錄以餉讀者，並以此一具有歷史性之建築物，昔爲東島群魔秘密集會而圖侵略華夏之場所，不可不爲文一記之。

又友人某君出示精裱之立軸一幅，係王亞農局長書贈七絕一首：「遙指神州話凱歸，雪花勝似浪花飛，釣絲無意垂深海，恥與長竿論瘦肥。」此詩寄慨遙深，俊逸清新，亦可誦也，茲併附錄於篇末。

謝

啓

茲承

臺灣省工業會  
臺灣省商聯會  
大秦紡織公司

各捐助本會友聲月刊印刷費  
新臺幣五百圓整特此誌謝！

交大同學會啓